



鼓柅文集



武林丁勗菴著

鼓柷文集

全集嗣出

懶雲閣藏板

鼓柷文集序
文章之道本乎性情似於外境無與也然清風
發而天籟鳴浮春出而雅音作成連教伯牙鼓
琴留之蓬萊山聽海水平海水湖泮山林宵冥羣鳥
悲號伯牙曰先生將移我情可見文章之於山
水猶夫性情之於文章也惟天姿卓犖者逞逞
棄其習見而擊楫於江淮河漢之間遨遊於名
山大川之內遇有所得縱筆疾書萬壑千峰汪



武林丁勗菴著

鼓柅文集

懶雲閣藏板

鼓柅文集序

文章之道本乎性情似於外境無與也然清風
發而天籟鳴浮磬出而雅音作成連教伯牙鼓
琴留之蓬萊山時聞海水澎湃山林宵冥羣鳥
悲號伯牙曰先生將移我情可見文章之於山
水猶夫性情之於文章也惟天姿卓犖者逞逞
棄其習見而擊楫於江淮河漢之間遨遊於名
山大川之內遇有所得縱筆疾書萬壑千峰汪

洋恣肆令人不可端倪丁子之爲文也亦若是而已矣勗菴以鼓柅名集而所製之文大抵得諸性情學問者爲多即使間居一室左圖右史茗椀爐烟上下今古臥遊寥濶當其揮毫撥墨酣縱自喜洋洋纒纒鞭八索而騁九丘未始不以文豪見稱也然太史公足跡萬里始成一家之言杜工部歷劍閣巫峽之險而詩益悲壯李青蓮游洞庭黃鶴諸名勝而詩益豪放勗菴踰

仙霞經碣石復問津蒸湘觀日祝融故其文章高華俊逸曼絕人表雖若無假於山川之助而山川之靈秀有不覺繚繞於手腕間抑何其得力於流峙者深且遠哉余猶記數年前勗老過我山居論文未夕維時明月在山與寒梅冰雪照耀心骨今則益登峰造極所見日廣而文日富駸駸乎入大雅之堂自余眎之不啻處培塿而望泰華汎尺沼而羨滄溟也勗菴歸矣余不

文不能盡寫其所長以告當世之作者聊述其
山水行遊之樂與其性情獨得之槩蓋如此由
斯以往當必翱翔石渠金馬爲千古不朽文章
余放廢山林將傾耳以聆其盛焉

康熙辛未長至後二日石城年家弟徐惺漫題
於高觀山房



鼓枻文集序

文以載道也前人崇義後世修文自唐以來六
經皆作文字觀矣則是後之含毫和墨者不敢
遽論道也論文焉耳文因乎時亦各因乎其人
之才與品以鳴之炎炎詹詹蓋畏佳斲曰之相
感於調調刀刀顧同源岐派並轡分鑣雖極千
彙萬狀之無窮而蕙纒蘭紉蕭焚蕓盈芳與澤
其未可雜糅矣武林勗菴丁子邁瓌異嶙峋之

才粹渾金璞玉之品固嘗樹勳闔越需次綰符
然而卒非其志近且縹緗佩舄游覽相羊蜿蜒
有朝蒼梧濟白水之致枚賈入麗班揚爭奇雲
罕紅鬢賦兼以頌錦緘螭首情見乎辭山林臯
壤洵文思之奧府歟余貧以病冉冉其已老昨
日之書掩卷如夢而又去年四月鄰火延及生
平敝帚頃刻灰燼卽欲爲末年之載而昭氏之
琴亡具今當涉冬墜戶且復浮游漢上荒榻幽

燈隱隱令人腸斷披茲鼓柷一集觸撓如志惟
意所擬斐斐乎新衣翠粲纓徽流芳掩映我於
高軒閒房間矣昔人有言文章有神交有道余
與勗菴伯氏飛濤南宮同籍荷

朝家之恩榮以爲文章之聲氣此交之出乎天者
也瓊羞掩藹鱗羽遙懷而屈指六年中親勗菴
道範者以三計繫駒永日或樽酒以談心或析
疑而賞奇拱璧雙金藉以翠吾榛莽羗不勝夫

朝奉而夕攬乎一帆江上瀉水各流越吟郢曲
相對黯然縱有前期何能不惜此別也

康熙辛未陽月上浣荆南弟胡在恪題於漢陽
之晴川客舍



序

凡屬文不從空中結撰遂不免黏皮帶骨縱雕繪滿眼
終墮俗格常胎故昔人論文或擬之天馬行空或比之
月輪穿海蓋言乎化工之筆墨瀋弗留奚有於青黃丹
腹之飾哉余畏友丁勗菴先生武林名宿也雲夢吞吐
於胸中霞城馭娑於指下嘗挾崩緹談兵閩嶠元戎之
幕已而功成弗有拂衣去之於焉汎漁舫理鳧棹筆牀
茶竈溯洄於煙波浩沓之鄉遇物賦形緣情寫槩著作
之富幾與身等乃僅登賦記書叙若干首於梨意欲使

寓內人士覩吉光片羽可以識裘嘗太牢一臠可以辨
鼎耶凡我同志取而讀之閱其篇中間架曾蹈人故步
否句中聲調曾落人牙慧否如搆五鳳如造凌雲無一
不從空中結撰洵乎化工之筆足以破天心鑽月脇爲
千古大文章乎憶昔上章浚灘之歲余與先生先後館
李大中丞邸署間遊西子湖頭剪燈醜酒文藻相爲注
射爾時足散人懷抗手十餘季所而先生乃探竒岨嶠
觀日祝融青鞵布鞵殆有向子平五嶽之志而以衡山
爲托始乎余知其遊益壯文益竒恨老矣不知更能爲

先生讀而序之否辛未桐葩之月上澣吉日衡陽同學
弟周士儀藿園甫拜手撰時季七十有二

鼓柷文集

仁和丁 灝勗庵著

温陵黃虞稷俞劄選

東巡賦 有序

皇帝御極二十有三年。德教翔洽。四海教寧。甲子冬。倣虞廷事。東巡守。至於岱宗。行封禪。過闕里。謁

孔子廟。乃逾於河。浮淮水。臨大江。登金焦北固之巔。望海

嶠日出。十一月朔。

駐蹕金陵。守土吏率紳士黎民億萬。伏迎道左。臣 謬與觀

光欣逢盛事謹應

制而爲之賦曰

緊兩儀之定位合首出而建中成三才之廣運宰民物而並崇肇上元之曆統開太和之休風歲闕逢與困敦時應律於黃鍾協

大清之景祚邁百代而立隆既神武而不殺亦煦咻而包容舉八埏而致治綏六幕於一戎維

宗功與

祖德跨三五於鴻濛

皇帝神明而天縱秉間氣以乘龍展武畧以戡亂修文德而時雍東漸暘谷西被流沙南訖烏蒙北屆瀚海莫不稱臣納款重譯無譁藐爾三孽跋扈陸梁敢抗

王師如蝟如蟪納我叛人逆我頑行

帝赫斯怒英銳疇當揮離戈以指日聲有罪而用張首計七閩霞嶺削平版圖歸於職方鯨鯢築爲觀京次及百粵搗穴犁庭桂林象郡獻納抒誠逆子授首於藁街脅從三宥而悉寧最後滇楚負德背盟受殊恩而罔報輒揭竿而弄潢效公孫與隗囂僭僞號而稱尊

天佑清德。指授多方。駕樓船於雲夢。集鉦鼓於岳陽。殲渠魁而翦馘。鞏故土於苞桑。矧茲臺灣。世據其險。乘潮出沒。如孫輕便。曾犯內地。長江天塹。幸

廟笑之如神。弔無辜於阱陷。近率向化。革心

資錫有典。胥寰宇而爲家。成太平之有漸。楛矢貢於要荒。銀甕出於侯甸。自四郊之多壘。閱七載之艱辛。每未明而求衣實。

宵旰之憂勤。懸異格以勸忠。時皇皇於用人。振坤維而再造。安反側於蒙屯。爰稽虞典。停德允元。肆類

上帝。柴望山川。五瑞既輯。七政鮮愆。乃東

巡守于蕃。于宣過杏壇而致敬。封泰山而告虔。首蠲租以

卹農。減漕儲於比年。憫無知而停刑。廣科目以立賢。新

嶽瀆之廟貌。哀災獨之顛連。內威嚴而外順。賡王道之

平平。酬蒼璧於靈河。泛龍舸於淮泗。賦長江之洪濤。題

金焦之砥柱。歌大風而雲飛。俯九州於一視。練水犀於

舳艫。瞬千里而畢至。旌揚揚而蔽天。鼓淵淵而沸地。取

道曲阿稅

駕建康。觀風省歛。嘉謨允臧。景先範於孝陵。優典禮而馨

香申樵蘇之厲禁。美輪奐於榛荒。燕磯飛而似伏鳳臺。高矣若翔浮屠百級。金碧輝煌。燈舫熒熒。水天接光。由好樂之同民。非覽勝而徜徉。本恭儉以開基。咨疾苦於周行。風詩所稱于邁。大易於茲省方。冀吏治之維勤。視民命兮如傷。供億不擾於閭閻。作觀共快。夫拜颺。嗚彼漢武之汾陰。陋夫嬴秦之良常。時維冬仲。天宇沈寥。堅冰凍而霜隕。木葉解而鳴條。惟松栢之青青。閱歲寒而勿彫。臣質慙謝豹。智遜鷦鷯。采荷芰於芳洲。佩蘅芷於江皋。抱一得而欲伸。望

九闔而尚遙。仰麗日於中天。瞻紫氣於層霄。感生成之至德。附蟲響於簫韶。願保泰而長治。頌

聖主於神堯。系曰四時之序。冬既成兮。四郊之壘。時既平兮。

鑿輿晨出。方東遊兮。景星慶雲。天垂象兮。青芝瑤草。地呈瑞兮。

天顏有喜。慰臣庶兮。

社稷邦基。永昌大兮。

聖子神孫。歡無極兮。

法黃石先生曰。昔人有云。作賦之妙。一經一緯。一宮一商。得心應手。不可言傳。此作揚厲極矣。而忠君愛國之誠。托出楮墨。比之諫獵諸賦。尤爲篤摯婉惻。不似鄒枚一流。徒逞優俳之伎也。

黃俞卬曰。巍巍乎。皇矣。帝德洋洋乎。鉅章體製嚴整。頌述周詳。奏之清廟明堂。自協黃鐘大呂。採風者其誰舍諸。

蔡九霞曰。體裁宏整。聲勢煒煌。洵足以揚圻盛。興宣德意。置之長楊羽獵間。何多讓焉。

愍驥賦 有序

丁 灝

昔德璉應子翔步建安。齊鑣曹阮。清修自淑。雅負騰驥超逸之才。曠世不羈。孰察牝牡。驪黃之外。曾著此賦。寄物流連。良以俟知己於風塵。發千秋之同感。余廣其意而爲之。辭曰。

仰觀天以成象。今燦列宿於駟房。俯應地而無疆。今首貞順於歸藏。兼乾健與震動。今合變化於柔剛。毓精英於月窟。今秉火德之輝煌。攷孳息於季冬。今衍蕃庶而有常。禁原蠶於周禮。今曳匹練於吳閭。騶褭飛兔。行以

三萬爲程兮。次則馱馱。母以七日而頡頏。獨伯禱以戊
午兮。歌孔阜而彭彭。舒雲錦之吉光兮。同麀鳳之奇祥。
繁任重以致遠兮。類君子之攸行。原夫河圖出於庖羲。
赤文賁於陶唐。周武歸放於華山。穆滿歷騫於要荒。盛
若魯僖之在垺。賢如衛文之楚堂。繹攻同之徒御。賡繫
維於食場。非子以牧事受封。吉甫以比物匡王。駕齧膝
之翩翩。參乘旦之鏘鏘。渺八埏於過隙。周九逸於遐方。
誠如組而如舞。允斯才而斯臧。洎乎英主好異。年富力
昌。慕大宛之名駒。美西極之龍驤。勞使臣於絕域。修邊

釁於熨羌。廣利以汗血書勲。曼倩以吉雲遊颺。產邁種
於渥洼。被樂府以侈張。降至近代。雲離紀美於蜀道。蹀
戲呈能於殿廊。章震以幻術矜奇。韓幹以繪神擅長。褒
崇階於景順。成愛癖於王郎。重譯却方物之獻。旌功賜
紫玉之韁。口吐流霞。駒余品別。蹄高削玉。天育名彰。博
觀載籍。殆不勝詳。雖知遇兮殊途。咸際會之有慶。叶方
其幸也。邁燕昭識王良。登天閑服上襄。待詔令於金門。
肅仙仗於未央。錫鸞和鈴。昭其聲。鉤膺偉革。絢其裝。文
以金絡錦障。被以寶鉸鏤章。貴繁纓之等秩。炫流蘇之

趨。躡。飽。餐。崑。丘。之。珍。粒。渴。飲。太。液。之。瓊。漿。春。渚。融。兮。可
濯。晴。沙。燠。矣。相。羊。或。一。鳴。而。驚。人。或。千。里。而。翺。翔。捷。趨
夫。之。如。破。促。節。鼓。之。其。鏜。誇。騰。霧。與。躡。景。詡。追。電。與。肅
霜。相。則。蘭。筋。批。竹。龍。鬚。鳳。臆。譽。則。翠。裘。白。鶴。駮。耳。飛。黃。
尾。蕭。梢。而。生。風。驥。礪。礪。而。騫。光。天。骨。森。張。而。顧。影。隅。目。
夾。鏡。而。高。睚。朝。緩。轡。於。陽。谷。夕。稅。駕。於。榆。桑。經。冀。野。而。
空。羣。越。通。都。而。疇。當。及。其。悲。也。鑿。妙。方。臯。顧。乏。孫。陽。造。
父。不。逢。韓。哀。云。亾。庸。庸。流。伍。孰。任。掄。揚。挽。鹽。車。於。原。隰。
逐。駑。鳥。於。津。梁。奉。皇。華。之。載。馳。屢。奔。命。而。不。遑。烈。日。炎。

飈。烝。其。足。層。冰。蹙。雪。迷。其。疆。旣。礪。斃。於。折。坂。尤。惴。慄。於。
窞。岡。僕。夫。整。駕。以。咆哮。征。人。投。暮。而。悽。惶。痛。箠。策。之。洊。
加。疲。筋。力。而。踉。蹌。閱。晨。昏。兮。弗。輟。致。中。乾。而。外。強。况。迺。
言。秣。之。匪。時。恒。俾。枵。腹。而。無。梁。非。余。騅。之。不。逝。實。朽。馭。
之。失。綱。曾。果。下。之。弗。如。奚。風。雲。之。激。昂。媿。蒲。梢。於。承。華。
類。牽。牛。之。服。箱。臨。岐。路。之。崎。嶇。悵。孤。踪。之。踽。涼。時。鼻。語。
而。驕。嘶。當。中。夜。兮。徬。徨。嗟。夫。世。無。人。兮。我。知。睇。蹇。劣。兮。
駟。駟。負。鍾。靈。於。河。嶽。辜。孕。異。於。昊。蒼。歷。塊。虛。其。歲。月。故。
山。望。而。邈。茫。睇。長。林。之。靄。靄。薄。豐。草。之。穰。穰。鬱。識。途。之。

遠畧齒加長而方將顧龍文兮猶在撫壯心之未忘爰
讓首而展步奈羈勒之矜莊寧直道以正趨敢詭遇而
輕嘗雖伏櫪兮已矣每懷奮鬣乎衢康

湯孔伯先生曰姿態峭崿似鄧公驄馬行當與應作
竝傳不朽

施愚山先生曰昂昂千里之姿何遠有伏櫪之感讀
之三嘆

朱近修曰古情古貌不媿登高作賦之譽識者愛其
神駿

重修方正學先生祠記

丁 灝

竊嘗上下千百年史書見古來之賢人君子有佐天子
治國家大建其非常不世出之功者有震天地撼山嶽
厚立其非常不世出之節者因廢卷三嘆嘆夫建功易
立節難建非常不世出之功易立非常不世出之節難
蓋功成于才而節則成於學與養必十年讀書熟于忠
孝之誼十年養氣淡於死生之故然後處國家變故之
間可以存可以公可以從容可以慷慨此其事未易言
而其人之得見於天下者代不數見一遇其人定得垂

名青史。廟祀百世。百世之後。歌思而流連之。如我正學
方先生者。非其人乎。先生學識貫今古。志氣凌星雲。信
道篤而自知審。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巍乎泰山。不足爲
高。曠乎天地。不足爲容也。明太祖重之。建文重之。而成
祖更陰重之。及稱兵卽位之初。思以大用吾先生。而以
詔授草。欲因先生重。當是時。在廷之臣。俛首求榮者。何
可屈指。而先生得優渥如是。使先生稍一動念。身榮家
寵。而以其經綸事業。措之天下。使天下翕然向風。一歸
于治。海內後世。未必以此少損夫先生。而先生不然。謂

吾所事者。建文皇帝而已。建文而外。皆非其君也。取天
下於叔侄之中。何異篡天下于君臣之際。此志一屈。生
平所學。何事寤寐。所矢何心。肆毀堂下。擊視殿上。正氣
凜凜。百折不同。君臣爲之恐懼。風雲爲之變色。天地爲
之改觀。世傳顏常山之舌。厲文信國之氣。壯以先生視
之。未足多也。人謂先生全一身之節。貽十族之誅。先生
之忠。忠而過者也。吾謂先生不以一身忠君。而以八百
口忠君。先生之忠。忠而大者也。至今而後。使天下萬世
知有建文。益知有太祖。皆先生功。是固所謂震天地。撼

山嶽立非常。不世出之節者矣。先生殆明三百年來一人而已。殆千百年來一人而已。後世君臣感其忠義。俾爲立祀。崇其祠于雨花山南。風淒露冷。忠魂凜烈。當時後世之賢人君子與愚夫愚婦過而見之。莫不拜於其下。曰。此正學方先生也。卽當時後世之亂臣賊子過而見之。亦莫敢不拜于其下。曰。此正學方先生也。冷然汗下。未常不隱恨己之爲人。爲何不若此。嗚呼。使先生當時圖一時之榮。縱高爵厚祿。功加海內。沒則已焉。烏能使天下萬世感憤歌泣。誦其節義爲百世之師。若此者。

乎。緣其後多零落。時祭之典缺。補葺之功廢。墻垣傾歛。風雨不蔽。將使百世後不知有正學先生者。雖先生在。天則爲人。在地則爲神明。則爲人。而幽則復爲神。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緯地。初不以一祠爲顯晦。然

朝廷方崇重節義。如先生者。使之墳廟不治。行道傷嗟。則非所以勸獎忠貞。表彰節烈之至意也。此修葺之任。庶以永垂不朽云。

胡念蒿先生曰。自來忠貞殉難。史不勝書。獨明初方正學先生。十族蒙冤。百折不變。可謂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文亦如寒霜烈日。嚴不可犯。

吳慶伯曰。以詔授草。欲因正學先生重。此實成祖隱情。於此拂逆。所以加害最慘。篇中妙論層出。如顏魯公書法。腕力直透紙背。

重修六和塔記

丁顯

原夫天目嵯峨。來鳳翥。龍翔之勢。錢唐浩瀚。擴捧天浴。日之奇。都會以此稱雄。浮屠於焉著盛。地高三浙。胥峯。與越水交輝。名號六和。鐸韻共梵。音互荅。愛江山之佳。麗白叟勾留。俯城郭之逶迤。蘇公嘯咏。金錐鞏固。想見萬弩射潮。法象莊嚴。髣髴一葦渡海。登斯塔也。洵大觀乎。迨自歷劫成灰。七級光消。舍利祝融。肆虐九重。影散牟尼。柱礎雖存。輝煌非舊。有僧一信。矢志上乘。際時會之昇平。備梓材而鳩庀。始基具美。何難指日合尖。衆力

易。擎。自。可。崇。朝。造。極。將。見。坤。維。奠。位。十。一。麗。頓。消。回。祿。
之。虞。震。澤。朝。宗。千。百。年。永。獲。安。瀾。之。慶。謹。記。
下。馮。穀。園。曰。標。新。領。異。大。雅。不。羣。昔。人。謂。范。蔚。宗。文。體。
大。而。思。精。此。篇。似。之。

南嶽福嚴寺記

丁

余嘗遍觀宇內而知南條之水莫大於江南條之山莫
大於衡然俱發脉於蜀之岷山是山與水異質而同源
皆自西而徂東者也岷山之脉由蜀入黔迢遞九疑連
絡五嶺至騎田嶺始入楚界紆迴磅礴陡然突起南嶽
高聳九千餘丈是爲祝融峯又西折而起伏者三。是爲
天柱峰福嚴寺適當其陽東北更有獅子峯環抱之列
岫翔翥衆壑滌洞蔚然古木紫霧青霞出沒萬狀豈非
宇內一大福地乎六朝以前不及稽攷梁朝海尊者潛

修其巔。元魏武津思大禪師。學摩訶衍。大悟法華三昧。於陳光大二年。由光州大蘇山。始至南嶽。海尊者一見。如舊識。留住是山。師一日登祝融峰。與嶽神會。神語師曰。師何來此。師曰。求檀越一坐具地。神曰。諾。卽飛錫以定其處。舊名般若寺。卽今之福嚴也。師嘗指巖下曰。吾一生曾於此坐禪。爲賊所害。掘土得骨一聚。復指西南隅大石曰。吾二生亦曾居此。拾骨建塔。以報夙修。又指蒙密處曰。吾三生曾托居此地。復掘得僧用器皿。寺基。今三生藏是。諸凡神異。不可勝紀。具載統紀及禪燈

錄。此福嚴開山之祖。迨唐懷讓禪師。直詣曹溪。傳六祖法。濱行。復授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之識。於先天二年。適賁南嶽。大振宗風。時有沙門道一。卽馬祖坐禪。傳法院中。師知是法器。欲爲開示。往問曰。大德坐禪何爲。曰。圖作佛。師乃取一甌於石上磨。一曰。磨此何爲。師曰。磨作鏡。一曰。磨磚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成佛。一豁然省悟。猶奉侍十年。盡得師之奧旨。嗣後闡教西江。此福嚴傳法之祖。二公迺臨濟法派之正宗。故福嚴寺不獨爲南嶽首刹。實爲天下祖庭。夫葦渡西來。五傳而

至曹溪。分爲二派。一曰南嶽。讓出馬祖。一曰青原。思出石頭。遷又復衍爲五宗。然燈焰相續。法苑弘開。廣布天下。惟出是南嶽者。尤盛如良雅慈明。諸名宿輩。出代鼓雷音。然則佛氏之有南嶽。福嚴亦猶儒門之有鷲湖。鹿洞。道家之有崆峒。太嶽也。蓋佛教始於竺乾。漸至震旦。與山水之自西徂東。何異地靈人傑。故必有神智高僧。放大慧眼。起而應之。第緣代遠人湮。兼以兵燹頻仍。殿宇鞠爲茂草。田土悉被侵漁。法幢之不揚。已二百餘年於茲矣。毘陵式菴和尚。清修梵行。爲天童山曉哲和

尚嫡嗣。順治十六年六月。與同追隨木陳老人。應

詔京師。

世祖章皇帝。躬臨問道。深加優禮。

賜號弘覺禪師。及允

老人還山之請。隨留山曉哲和尚。

勅住隆安。翠華屢

幸。咨諏佛法。寵賚更渥。丁卯夏。式菴代本師詣南嶽掃

塔。遂爾周覽廟貌。滿目荒涼。愀然念之。意將重整祖庭。

奈東歸期迫。掛瓢就道。一時湘南紳士。緇素遮路。不得

前。日福嚴頽廢久矣。願和尚主正斯席。毋行式菴辭讓。

再三不得已。而俯允焉。維時在任觀察龔公千谷。大叅

朱公宣庵皆賢大夫雅相欽敬各捐俸金衡山郭令君
克一尤樂爲助鼎建前後殿宇庫房客堂香積次第聿
新復清出隱占山林田畝登座說法遠近學徒雲集以
時結制悉秉太白家風天童秘諦威儀整肅論解懸殊
俾久虛之祖席煥然重光洵可與儒之鵝湖鹿洞道之
崆峒太嶽千秋鼎峙其功不亦偉哉余久與式庵和尚
爲蓮社交知其見地超明自是法門龍象今復具願力
肯構與堂覺迷歸悟先德有云選佛若無如是眼宗門
那得到於今不其然乎庚午冬余抱疴初減來遊南嶽

止宿山房挑燈夜話益歎服其規模弘遠將來正未可
量式菴初見而喜旣而愀然曰祖業之荒涼後人責也
今補苴麤備而缺畧尙多若御書閣祖堂禪堂天王
殿以洎山門寮舍尙未脩復用是惴惴而未敢卽安余
曰不然凡大小因緣隨時自至不須勉強公之於福嚴
亦猶古德之補衲得寸且寸焉可矣相視而笑莫逆於
心因浣手而爲之記

顧且菴先生曰南條山水俱自西來正與釋教自天
竺浸盛以至東土相合識眼甚高此等意皆未經人

楹面山而帶郭。爲主人燕閒棲息之所。爽塏軒朗。遙望越東諸峯。羅列如几。案間物時有異鳥來鳴庭柯。亦若愛斯泉而下窺者。余於庚申秋仲。至自金昌。信宿軒中。適當此泉之成。大易有之曰。井渫不食。言懷才未爲時用也。又曰。可用汲。王明竝受其福。言抱道之必爲世利賴也。從來天下事。必其蓄之也。有本斯其用之也。無窮否則世路紛華。非汲汲於名。卽汲汲於利。艾敷蕭榮。識者鄙之。若風詩所謂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又烏能及其遠。且大哉。爲昭才優學裕。戢翼隱鱗。爰以汲引後學。自

足以霖潤蒼生。余更爲之進曰。母屯膏母自滿。當存利濟天下利濟一世。萬世之心。咸於茲。軒肇之楚黃介庵周君素工書。亦於是時來遊吾郡。以可汲題其額。余記其月日而復爲銘曰。泉之始佳。且旨。泉之平漣。且清。修爾綆。汲斯深。人胡法於涓涓。而不法於江河之盈盈。

洪虞鄰先生曰。扼定一泉字爲主腦。中疊用數箇如字。布景極實。運筆極虛。洵是得心應手之作。

陸梯霞曰。氣韻逼古。波瀾老成。置之柳州諸集中。難分伯仲。至行文每以揄揚寓鍼砭。此曷老於友朋間。

直諒至性過人處。勿僅以文字目之。

趙新書曰：序緒既古，為國者知此之為其前事，其

字亦最難。實事難。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所以為國者，其

重修二十一史序代

丁漣

春秋史也。明王道。紀人事。是非二百四十年。炳于日星。

孔子而後。有論斷之才者。簪筆而為一代之書。以自成

一家言。而其義皆本諸春秋。春秋史之始也。史春秋之

繼也。自漢以來。如龍門諸史氏。或紀數千百年。或紀數

百年。或數代。而為一紀。或一代。而為一紀。其間帝王君

相。古今得失興廢之由。叙述甚詳。且悉藏之名山。傳之

通邑大都。殆可謂曠世而不易其言。振古而不磨其蹟

者乎。是書也。上之可以脩君王之顧問。下之可以資公

彭林集
卷一
鄉大夫之謨謀與學人君子之觀感有人焉。越山航海而叩以當世之務，則嗒然若喪有人焉。足不出戶庭，千載而上，千載而下，數其事跡如在目前。則讀史與不讀史之故也。雖諸儒家病史書之浩瀚而節取之，蒐集之多，撮成一書，髣髴古今大略，以裨學者之強記。然未覩全史終屬管中窺豹，僅見一斑耳。故登嵩華之高，則丘陵不足觀也；涉渤澥之險，則江河不足畏也；得干霄之木，則羣材不足用也；讀歷代之史，則諸家之成竹可委而棄也。信乎讀史者之不可不讀全史也。然傳之既久，

不無滂漉殘闕之慮。苟非輯其書之本，使之常存而不毀，令天下之博雅者有求而即得之，亦不可。明洪武間，建大本堂，羅二酉所藏書其中，命諸名臣叅攷。時宋濂、王禕輩奉詔纂修，畢窮年之力，合成全史。太祖親加較讐者再，迺刊定而貯于辟雍，誠盛事也。余舊階史館，侍從東觀，時與諸司成遊，蓋曾流覽其籍，思有以新之而未逮。今諺庸

宸命節度南邦，謁先師於鷄鳴山陽，咨之掌故，郡廣文出其版以獻。荒涼舊簡，強半屬蟬鼠之餘，斷續遺編，依

稀無魯魚之辨。余慨然曰：是固天下萬世之書也。而顧使其殘缺若此。沿至積壞之後。遂令將來不復有全史。則典守者之責也。矧今

天子重道崇文。修釋奠之文。進經筵之講。制禮作樂。創昭代之典章。酌古準今。徵先朝之文獻。卽勝國之實錄。悉取而裒益之。獨是書以介在南服。尚待修明。又豈非大小臣工之責哉。因畀廣文以輯治之任。而一時寮案諸大夫亦亮余心。克襄余志。爰授梓朝夕從事。浹歲而告成焉。汚者潔之。缺者全之。模糊者昭著之。久淹之故帙。

煥爲盛世之新書。余顧而忻然。旣而復慨然曰：商彝周鼎。重寶也。而人不之見。則不謂其重矣。古今全史。奇書也。而人不之習。則不謂其奇矣。修而輯之。吾黨之事也。羣而習之。則天下後世之事也。余因願天下後世之顯而有位者。于兵農錢穀之暇。手是書而披閱之。以獻替於

君父之前。雖不作史。而存史之心。則無愧乎其作史者也。天下後世之窮而在下者。於易象詩書之外。手是書而披閱之。以實其聞見。以開拓其心胸。之未有。雖不作史。

而佩史之言則亦無愧乎作史者也是則修之之意也。詎可忽乎哉。嗚呼。史之作爲天下萬世作也。則史之修亦爲天下萬世修也。第厚物雖堅久則必腐。百年以後安保其不復損。如今日者乎。繼此而修則更在後起之同志者。

曹秋岳先生曰。有論斷千古之才。斯有論斷千古之識。此篇深思厚力。由其胸有全史。故爾運斤成風。議論無不沉着痛快。

杜茶邨曰。博。大。昌。明。閔。中。肆。外。以。此。垂。世。亦。復。何。愧。

容居堂詩序

丁酉瀨

扶輿清淑之氣。發於山川。萃爲人文。是山川者。天地所融結。人文者。山川所醞釀也。雲間山則自吾溯天目而來。蜿蜒迤邐。翔而爲九。分而爲三十六。水則以大海爲壑。吞天浴日。潮汛往來。朝夕凡再至。疏靈吐異。空洞無涯。宜其人文彪炳。甲於中原。二陸顧楊。振武於前茅。黃門考功。嗣徽於奕世也。近有周子冰持。爲吾友。鷹垂象賢。太守荃山先生。冢孫世濟。青箱家紹。衣鉢弱齡。讀等身書。卽能倚韻爲詩。客咸竒之。少長博學。強記每過目。

輒不念故其爲詩。選言居要。擲地作金石聲。腹藁稍未
工。不錄也。凡所著作甚夥。久已授梓。茲復有容居堂之
訂。余偶信宿此邦。頻燕會。敦世講。得以整讀其錦囊所
藏。因謂冰持曰。詩必如子而可傳矣。何也。凡古往今來。
其人與事之可傳者。必於同乎人之中。有大異乎人之
實斯。可以不朽。如左氏以文傳。秋以奕傳。僚以丸傳。嵇
以琴傳。阮以嘯傳。陶令以酒傳。桃椎以屨傳。類而舉之。
莫不皆然。今海內操觚能言之家衆矣。家各異授。人各
異旨。非其才思過人。欲以上下千載。頡頏前哲。取式來。

茲其道無由。冰持天資既美。學力更優。故其揣摩純熟。
雖供奉拾遺諸君。復起不能易也。甚矣詩必如冰持而
後可傳矣。雖然。冰持而以詩傳。余爲之幸矣。冰持而僅
以詩傳。余猶以爲未也。彼春秋正富方內。涵養其德性。
而靜裕其經濟。則揚風扞雅之外。夫必更有其遠且大。
者。以爲他日靖獻之具。區區詩學。又烏足以盡冰持哉。
盧文子曰。有起伏。有擒縱。有縮合。此文字之最。有法
脉者。

趙雙白曰。冰持年少多才。序中抒寫最當。末幅不以

譽而以規。尤見古道。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迎方伯家泰巖公入覲還任序

丁 灝

今

上御極二十有二年。癸亥春述職禮成。

天子疇咨岳牧。以江蘇首藩泰巖公為最。賜之燕慰勞錫
賚有加。仍詔馳驛之任。三月族弟灝 艤棹江皋。率同子
弟追隨父老。執壺漿於道左。載拜稽首而進曰。荷歟美
哉。夫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肇自虞典。維時幅員未廣。
天子得以日覲四岳羣牧。爰輯五瑞。修禮贄玉帛。諸大
典洎乎漢唐。以迄近代。或以時見。或以眾頌。赤芾會同。

式序在位仍其舊也我

朝定鼎以來天澤分嚴鹿鳴寵渥肆觀之典跡往古為加
隆第緣軍興旁午四方多事率以監司賢而有聲者代
之今海內韜戈誕專文教從諫垣之請以各省藩臬入
觀朝野之人皆懽忻鼓舞翹首而觀新政焉夫述職之
要莫重於敬天尤莫切於勤民比歲郊壘頻仍中樞指
授有方師臣用命聲罪致討僭亂削平首旣闔次楚粵
次貴竹南詔俾屢年跋扈梗化之徒咸犁庭搗穴傳首
藁街然而供億浩繁多取給於吳會以帑藏之久虛應

徵求之至急斯時雖使劉晏司籌弘羊筦鑰亦應束手
矣公學本靜專才兼四應由敬天以格天寓郵民於勤
民以精誠對

君父以敏慎帥諸司以忠義激士紳以勞來勉黎庶一時
盈千累萬糧糗軍需叠檄環呼咄嗟力辦八載之間尅
期無誤士馬飽騰衆共服公為神人而公自視欲如也
至其入觀復圖上便宜數事皆切中時弊而大旨不越
敬天勤民者近是
天子藹容嘉納之雖然致泰非難保泰為難天心之眷顧

何以祗承民隱之顛連何由拯救公於庭燎問夜驚序對颺時一腔血誠披瀝入告民瘼吏治忼慨直陳不似他人口欲言而囁嚅封將上而躊躇者是卽公數年前方圓並畫寢食靡寧一腔血誠也昔西漢列侯畢封及定位次鄂君進曰漢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現糧蕭相國轉漕關中給食不乏宜位第一於是乃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并封鄂君今公之轉饗浙閩以東楚粵滇黔以南無不畢給非獨榮陽一隅也且八載軍興非僅楚漢相守一時也公之勛實出蕭相國右則事久論以獻

定懋德懋功夫亦夔好攸同又豈家宗人阿私所好而爲是說論乎一時郊迎諸父老咸應曰諾因并次其語

劉訓夫先生曰官樣文章最易涉套此獨以揮洒出之想見搦管時掉臂游行之樂

宋旣庭曰近時爲文多鋪張粉飾非不一時炫目終屬牽強此從方伯公實際發揮洵當存此一段公論至于敷暢條達神完氣足非火候極到者不能

正子孫... 國... 未... 之... 博... 以... 古... 今... 來... 有... 抱... 出... 世... 之... 志... 不... 得... 已... 而... 應... 世... 者... 張... 子... 房... 李... 長... 源... 諸... 人... 是... 也... 有... 抱... 應... 世... 之... 志... 不... 得... 已... 而... 出... 世... 者... 司... 馬... 德... 操... 張... 仲... 蔚... 諸... 人... 是... 也... 吾... 儒... 生... 長... 衡... 茅... 鬚... 眉... 如... 戟... 疇... 不... 願... 勤... 勤... 樹... 伐... 名... 留... 竹... 帛... 彪... 炳... 兩... 間... 造... 一... 旦... 知... 遇... 難... 期... 或... 雖... 遇... 而... 績... 不... 顯... 涼... 涼... 踽... 踽... 之... 槩... 出... 世... 未... 能... 入... 世... 不... 可... 往... 往... 形... 諸... 詠... 歌... 思... 深... 而... 遠... 詞... 激... 而... 哀... 作... 此... 者... 其... 有... 憂... 患... 乎... 徐... 子... 槩... 庵... 起... 家... 宛... 委... 好... 古... 服... 奇... 早... 歲... 卽... 以... 天... 下... 為... 己... 任... 倪... 鴻... 寶... 先... 生... 見... 而... 器... 之... 甫... 登... 賢... 書... 感... 激... 風... 雲... 輒... 棄... 去... 携... 琴...

徐槩庵詩序

丁 灝

古。今。來。有。抱。出。世。之。志。不。得。已。而。應。世。者。張。子。房。李。長。

源。諸。人。是。也。有。抱。應。世。之。志。不。得。已。而。出。世。者。司。馬。德。

操。張。仲。蔚。諸。人。是。也。吾。儒。生。長。衡。茅。鬚。眉。如。戟。疇。不。願。

勤。勤。樹。伐。名。留。竹。帛。彪。炳。兩。間。造。一。旦。知。遇。難。期。或。雖。

遇。而。績。不。顯。涼。涼。踽。踽。之。槩。出。世。未。能。入。世。不。可。往。往。

形。諸。詠。歌。思。深。而。遠。詞。激。而。哀。作。此。者。其。有。憂。患。乎。徐。

子。槩。庵。起。家。宛。委。好。古。服。奇。早。歲。卽。以。天。下。為。己。任。倪。

鴻。寶。先。生。見。而。器。之。甫。登。賢。書。感。激。風。雲。輒。棄。去。携。琴。

仗劍客遊魯豫燕秦間。凡榆關紫塞之險遠。恒華江河
之原委。無不馳驅周歷之。及過終南。謁清虛子。把臂入
林。叅訂同契。深得玄牝秘旨。餐霞馭鶴。頗有終焉之意。
會徵書屢辟。羔雁成行。因勉謝巖阿而就。簪紱然卒。非
其志也。嗣自黔蜀從戎。滇南奏最。雖盤錯稍展其利器。
而勇退仍遂。夫初衣。凡舟車所至。登高弔古。觸緒成吟。
贈荅招尋。咀毫見志。故其爲詩。直抒性靈。孤行已意。峭
拔崛起。如高峯挿雲。千尋壁立。絕無依緣。攀附之跡。大
約悉如其人而止。夫士君子抱負凌雲。問關旅食。落落

不得志。遇不能伸。而伸以意。意不能宣。而宣以辭。宜其
變格趨時。習爲柔聲。或島瘦郊寒。流爲曼詞。而徐子不
然。當其會意。解衣磅礴。縱筆疾書。生平骯髒之傲骨。磊
落之孤懷。盡拂拂從十指間流出。良由見道有素。棲真
脫屣之願深。物與民胞之感切。直可等顯晦爲一致。儼
以張李司馬之倫。何多讓耶。年來境益貧。而志益勵。余
知徐子。不僅終以詩擅名。卽以詩言。亦可鼓吹休明。輝
煌金石。建標一代。頡頏三唐。可無愧矣。原詩甚多。己未
歲杪。幕府多暇。虔南曾止山。爲之刪存什一。余更加校

正以授梓人。或者曰：集中間有綺語麗句，得無爲徐子憾。余曰：不然。零露蔓草，諸篇采風，不廢此閒情，無傷于靖節梅花，增重于廣平。余又烏有以測徐子哉。

顧赤方曰：神仙豪傑，本自一身。出世入世，原無殊致。篇中灑氣凌空，揮斥八極，謂之序，槩庵詩也可。謂之自序，亦可。

王丹麓曰：雄姿顧盼，如幽薊老將。直令千人辟易。

金山消夏詩序

丁灝

壬戌之春，余言旋武林舊里，訪三十年前朋好，落落已如晨星。大有吾家令威城郭，人民之感，爰集嘉客，指湖濱呼扁舟，望山麓。維時風日晴和，水天一色。遙見臯亭慧日三竺兩峯，蒼翠撲人眉宇。咸落尊壘間，竟日尋幽探異，洞天勝境，使人應接不暇。旣而日將西下，復遵湖而東，出西泠橋，傍十錦塘，髣髴輞川之谷莊，登臨孤山之別墅。客有修髯如戟，飄飄若仙，劃然長吟，四顧而遠志者，則爲毘陵劉子天木也。隨行一奚奴，負古破錦囊。

囊中索其近著不得。有金山消夏草一編在焉。余見之而喜曰。君家自中壘以來。三君八及。代有聞人。雕龍振藻之儔。以文章詞賦顯者。不可勝紀。誠哉學有淵源。况毘陵處三吳之中。東南都會。璠璣畢集。天木以世濟之美。有志廓清。當其年方舞象。早已領袖羣英。近復壯遊豫楚。山川靈秀。飽其筆端。丘壑英華。襲乎襟佩。故其爲詩。精思殫慮。靜細而深。鏗鏘而爽。以三百篇爲範圍。濶之以楚騷。參之以晉魏。颯颯乎。其正始之遺音。與夫寸莛。可以叩洪鐘。一管可以窺豹采。則茲編也。未必非大

烹之一鑿。又何必更及其全集哉。同遊方子人。濟錢子馭。少毛子行九。咸應曰。然。相携歸舟。洗觥更酌。而次其語如此。

楊香山曰。叙遊而及於論詩。論詩而復及於叙遊。縱筆所如。歷落自喜。時諸公舟集湖上。詩筒酬倡。余以事阻。不獲相從。猶有憾焉。

錢馭少曰。春山若黛。勝友如雲。蕩槳移樽。賞奇析義。載觀斯作。追念舊遊。能無今昔之感。

鴻圖直言序
 夫三教之至今日也。莫盛於緇衲。道次之。儒則浸微衰
 弱矣。蓋佛氏以無為寂滅為訓。後世學者多探奇索隱。
 善支詞蔓衍以文其說。故其經典。脩極奧幻。大抵皆中
 華文人才士之筆。邇其流沙未入以前。語須翻譯。率多
 俚鄙。初不甚奇也。至黃冠者流。符籙服食。二家似乎近
 於迂誕。惟導養一宗。超超元著。然而金丹玉液。審在微
 芒。藏氣蟄神。鮮知畔岸。故拔宅翬舉。世亦寥寥。若吾儒
 則名世不作久矣。宋明以來。周程朱張諸君子出而共

鴻圖直言序

丁 灝

夫三教之至今日也。莫盛於緇衲。道次之。儒則浸微衰
 弱矣。蓋佛氏以無為寂滅為訓。後世學者多探奇索隱。
 善支詞蔓衍以文其說。故其經典。脩極奧幻。大抵皆中
 華文人才士之筆。邇其流沙未入以前。語須翻譯。率多
 俚鄙。初不甚奇也。至黃冠者流。符籙服食。二家似乎近
 於迂誕。惟導養一宗。超超元著。然而金丹玉液。審在微
 芒。藏氣蟄神。鮮知畔岸。故拔宅翬舉。世亦寥寥。若吾儒
 則名世不作久矣。宋明以來。周程朱張諸君子出而共

相發明未幾考亭姚江復成異議間有一二解人要皆
援儒而入墨未能闢墨以崇儒良由吾儒輩見理未融
先天孰爲橐籥後天孰爲運用茫乎鮮據無惑乎二氏
之說得以乘其虛而搯其吭也夫通天地之謂儒矧鴻
鈞一氣於穆流行此理日在天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桐溪李子止齋少於二氏學靡不叅究既久而知其非
澄心靜慮私淑淵源上與前古聖賢相感契所撰易說
等書象外之言言外之意闡明獨得尚留篋中茲以鴻
圖直言一編授梓蓋道不可名而著於圖圖不能盡而

著於言首太極兩儀次三才四象次五行六子次七政
八卦次九宮十具旨哉斯圖簡易而旨遠有發前人所
未發者然就中玩繹俱本自然不由穿鑿雖質之漢宋
諸儒可也至直言推明體用包括渾淪大無不該纖無
不舉內而聖學之精微外而王道之功用合理與數皆
辨析周詳洞達原委剖洩靈秘非好學深思於儒理大
源豁然有悟豈能見及此乎况當二氏方張微言幾墜
俾薪傳一脉起而昭揭之得以共見共聞厥功誠非渺
小昔漢西蜀揚子雲著太元法言諸篇當時共嘲之惟

桓君山以爲後世必傳則余之序是編也亦竊比於君山之意云爾

劉忠嗣曰沉酣性理皇極經世諸書矢口而談毫無格噤至其上溯淵源排斥二氏匪惟羽翼濂洛直欲躡踵鄒魯昔人謂闢邪說正人心功不在禹下余於斯文亦云

何葛民越吟序

丁灝

詩以境起乎抑以情生乎花晨月夕刻燭連茵鶴蓋霞觴濡毫擊鉢境之類也此其詩恐不傳湘臯陌上解珮貽彤南浦勞亭歌驪折柳情之類也此其詩或傳而或不傳若夫俯仰會心天地之篇章時寓淋漓滿志吾性之丘壑自如思深哉其何子葛民之詩乎葛民學究典墳千秋自命足跡半九州然每落落不得志胞中塊壘故須以詩發之其驅車入閩也歷巉巖下驚湍臨空谷履危棧羊腸鳥道之所盤旋荆棘菁篁之所掩映或登

高而思或望遠而歎。憫鴻雁之啓啓。惕虎狼之逐逐。其詞迫其音哀。促節悲歌。清商激羽。此越吟之所爲作也。夫詩緣境起者。境往而終。緣情生者。情盡而止。葛民以骯髒之懷。觸其琳瑯之緒。殆無境非情。無情非境。可傳而自無不傳。思深哉。此其所謂何子葛民之詩乎。昔拾遺肯構浣花。大暢宗風。後人目之曰詩史。是以千百世奉爲準繩。今葛民之詩。詩耶。史耶。余爲之三復而卒無以辨也。

曾青藜曰。言簡而該。神淡而遠。冰姿焯約。其藐姑射之仙耶

愛蓴軒詩序

丁 灝

近代論詩多取清真。以正陳腐之弊。然清而過當。弱亦因之。真而過當。迂亦類之。此皆竟陵二子積習未除。人日沉湎於其中。而莫覺。趙子雙白乃漳南黃石齋先生。高足親炙。風徽不樂仕進。頽然詩酒。自放。今以九鯉之名士。作五茸之寄公。紅稀綠暗。則故土思深。草長鶯啼。則懷鄉念切。或觀海而浩歎。或擊劍而悲歌。壯懷激日。醉眼橫天。李杜之萬丈光芒。不覺時於筆墨間勃發。故其豪處似俠。超處似僊。警處似禪。激昂幽靜處似征人。

思婦每遇一題。必有人意想之所不到。排堅破陣。直樹赤幟。奪之宜其人人。辟易目爲騷壇飛將也。獻歲以來。尚無多日。近作已纍纍若若。無非卞璧隋珠。才人之不可測如此。向吳菌次太守。以愛尊顏其軒。且贈之以詩。有云。愛尊直走三千里。種樹今看二十季。夫既有如是之詩。以自娛。無怪乎作客之遠且久也。又杜少陵詩曰。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古今名賢。羈棲異地。欲歸不得。豈獨少陵可慨也。夫可慨也。夫。

林西仲曰。似龍門荆高合傳。筆筆生動。鬚眉宛然。

匪莪集詩序

丁頌

詩自風氣屢遷。競尚綺麗。竟陵二子起而憂之。欲以己見。獨得挽旣逝頽波。然而矯偏過甚。其失則均。安在寒鴉枯木。可與於揚風。挖雅之選。無怪乎天下能言之家。始而信。旣而疑。終則排擊之。無餘力。少陵云。王楊盧駱。當時體。卽昌黎亦云。李杜文章在。光采萬丈長。之二公者。其造詣何若。其從先則古之意。更何若。矧才不逮夫。古人動欲標竒立異。以欺當世。又烏見其可哉。余謂詩本性情。天機觸發。自成專家。不必牽強臨摹。反失本來。

面。目。惟。就。其。造。詣。所。近。各。抒。蘊。懷。而。其。理。自。得。故。茂。苑。風。稱。多。才。而。以。依。園。七。子。爲。最。吾。友。金。子。筮。文。其。一。也。余。往。來。浙。閩。艤。舟。江。岸。必。過。其。庭。貌。溫。如。言。藹。如。湛。然。靜。穆。浮。氣。都。捐。與。之。晤。對。竟。日。絕。不。見。有。喜。愠。之。色。此。其。人。有。足。多。者。至。于。所。著。詩。才。思。濬。發。語。必。造。極。登。峯。每。寓。意。于。法。中。得。神。于。辭。外。不。屑。規。矩。古。人。而。匠。心。獨。往。自。謂。過。之。覺。其。濃。不。過。豐。淡。不。削。色。雖。起。杜。韓。於。今。日。亦。應。推。服。何。有。竟。陵。茲。以。匪。我。集。一。編。問。世。洵。可。稱。登。作。者。之。壇。而。增。鷄。林。之。價。矣。且。七。子。各。負。異。才。日。與。居。遊。聯。舟。並。轡。擊。鉢。留。題。使。古。大。雅。之。遺。風。升。而。不。墜。厥。功。孔。多。卽。謂。與。建。安。諸。賢。相。頡。頏。可。也。矧。移。時。出。對。大。廷。賡。歌。喜。起。羣。萃。一。堂。同。寅。協。恭。之。雅。皆。自。今。日。肇。之。則。余。于。茲。集。不。能。無。厚。望。哉。

徐卽山先生曰。詩派源流。嚴滄浪論之最詳。明季以來。竟陵。濟南。各建旗鼓。未免意見偏執。篇中以性情造詣所近立論。確不可磨。

李育九曰。筆意矯健。絕不猶人。真有天馬行空。目送歸鴻之致。

幸有武口筆意無虧不為人知有天淵空自後
故謂此或立論無不可也

來竟對南各盡其才後意其辭中以其辭
分則曰矣主曰若亦無所難矣其詞其意以

之則余下滋集不謂其詞其意
大哉其詞其意

知也其詞其意
其詞其意

黃非子愁餘草序

丁巳灝山序

嗟乎。余讀非子之集。不勝竒其才。而惜其遇也。夫蒲衣

當冲齡而為王者師。甘茂起閭閻而定諸侯約。洛陽年

少。宣室承恩。河朔鷹揚。軍書屬草。雖云才之過人。實亦

遇使之然。若夫仲蔚終老於蓬蒿。馮唐白首於郎署。樵

柯漁艇。不乏英流。織屨賣漿。偏多隱逸。余每讀史至此。

未嘗不為之掩卷三嘆焉。何者。悠悠世路。附麗依炎。但

知以遇繩人。誰復憐才。畧迹是以琳琅佳句。幾同蔓草。

烟銷瓌竒異才。徒伴青燈露冷。從來升沉世態。中不知

埋沒多少豪杰也。武林非子黃君。多才好學。幼卽以神童名噪鄉曲。上而六經。下而子史。於書無所不窺。而恂恂自下。弱不勝衣。殊有超宗鳳毛之目。至其胸次落落。有以自高舉。凡人世紛華物情寵辱。不以亂我心曲。故其爲文。簡古似左。雄辯似策。高曠似莊。其歷落盡致。婉而多風。又似龍門詩詞。雜著備致。極妍偈語。禪機登峯造極。人或薄非子之遇。余曰。否。否。藉非非子之遇。無以成非子之才。造物殆以種種清福。令其消受。俾得肆力于古今。怡情于風月。寧有豸乎。夫物窮則變。困極必亨。

才如非子。豈常貧賤。則迢迢車乘。招我以旌。非子又何可久。賁丘園而忘情好爵哉。因爲之序。

毛稚黃曰。感慨淋漓。憐才之深。直從性情中流出。言言剴切。孝標廣絕交論。可以不作。

松筠園無題詩序

丁 灝

虞典有之曰詩言志歌永言蓋言者心之聲志者心之所之隨觸隨感天機自動捷於桴鼓而不可喻也合如水乳而不可間也然卽景物者景過而遷逞才華者才駛而盡要於民物胞與俯仰上下之大無當焉何也以彼所長非鏗刻風雲卽鋪張月露初見而喜旣且厭久之輒棄去其詩與歌不可以終日又安能鼓吹風雅垂之無窮哉樂子醉翁竹冠羽服早得白玉蟾真人之秘往來江湖從不語人里居世系曾結茆於楚隨之西山

名曰松筠圃。未幾亦棄去。勿復戀也。其孤傲之性。落落寡合。每跌坐燕閔於天地盈虛。陰陽術數之學。無所不究。酒酣耳熱。擊缶而歌。嗚嗚山中之人。咸以醉翁呼之。而醉翁不自知也。一日蒲團香細。木榻風淒。成無題詩三十三首。丁卯夏。余南浮江漢。偶遇於黃鶴樓前。觀其逸韻高懷。領畧靡盡。因得見其詩。一唱三嘆。無乎不該。微而橐籥。大而彌淪。遠而洪荒。近而几席。合而升沉。岐而隱見。侈而蕃變。約而黍粒。咸於吟咏中寓之。其遊僊諸咏。乎抑何其淋漓興會。躊躇四顧而滿志耶。且醉翁

所謂無題。非猶夫人之無題也。內內外外。古古今今。不着方隅。不落名象。以自寫其活潑潑地。無無皆題。乎題題皆無。乎非無非題。乎邵子所謂三十六宮都是春。安樂窩中松筠圃內。若相輝映。將三十三首作一句讀。可也將一句作三十三首讀。可也。昔歐陽文忠公云。醉翁之意不在酒。余則曰。醉翁之意不在詩。但得飲中趣。勿爲醒者傳。明乎此。可與讀醉翁之詩矣。

黃仙裳曰。以靜穆之氣。寫高曠之致。每讀一過。覺雲影天光。無非引人入勝。先生移我情矣。

張洮侯曰。因遇醉翁而見其詩。因詩而有是文。然來不知其所自來。去不問其所從去。雲水相逢。自成一。段佳話。文之潔練精采。允有宗匠之目。

龍池胡氏重修族譜序

丁 灝

昔黃帝吹律定姓。故謂天下之人。其始一人也。則羣焉。疑之。謂同姓之人。其始一姓也。則羣焉。信之。新安胡族。椒聊蕃衍。甲於兆庶。若婺州。若梁安。若涇陽。若德興。餘干。其家藏譜牒。無不稱引唐之明經公爲鼻祖。仰觀乾象。七曜三垣之碁布。列宿羣象之錯綜。咸旋繞拱向於北辰。然則謂宗姓不始於一人可乎。蓋明經公以勝國天潢。遭時篡亂。避地婺之星源。隱於考川。自此著姓爲胡。有宋受命。以子勳詔封王爵。累世以後。表建明經書。

院赫奕一時其所由來遠矣迨秀二公崛起復自婺遷於歙之巖鎮曾一公再遷龍池子姓日益蕃庶其間有以理學振興者有以事功顯達者更或傳經翼史大著述之能飭行敦倫副選舉之實間且閨幃淑秀雅擅貞風棲隱幽居時多高節地靈人傑各各表見於歷朝流芳於載籍者實繁有徒矣明天啓辛酉時祝融煽焰所藏族譜付之灰燼迄今六十餘年缺焉未講胡子聖修起而憂之爨糧載圖涉歷大江南北數千里遊履所經必留心咨訪別同異明親疎順尊卑序昭穆幾慘澹而

經營亦條分而縷析凡四十餘年而譜始成康熙丙寅胡子就正於余并乞余言爲序余重加考校起而應之曰夫姓者生也譜者普也所以溯流而窮源也蓋君親本一理忠孝無二道忘之者謂之逆遺之者謂之棄慢之者謂之悖矧豺獮物也尚知報本莫靈於人情然不知先代積累之所自出世系居遷之所由分慎終追遠之謂何曾豺獮之不若哉則觀是譜者辨爾宗祧察爾桑盛焄蒿悽愴能無水源本末之思乎春露秋霜之感乎異日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合顯揚爲一致則所以

紹前徽而式繼序。皆於修族譜之功。大有賴焉。聖修謙讓唯唯。余卽以是數言。泚筆而書其首。春風沐雨。蔣馭鹿曰。論斷之文。貴乎精詳。叙事之文。貴乎簡古。此篇以叙事兼論斷。錯綜開合。居然大家。

劉恭人嶽遊草序

丁灝

庚午秋。余將之衡嶽。適抱疴就醫。艤舟於湘潭江岸。潭之薦紳名宿。槩未延訪。而獨聞恭人劉子伯仲名最久。不可以交臂失也。恭人偕其兄五原。顧余舟中。各出所刻詩文。羅置几案。珠璣滿目焉。仲冬旣望。余方從上封。歷南天門下山。命輿臺息肩。偶憇九仙道院。忽有客奇服古貌。風致翩翩。一蒼頭負濟勝具。亦似有意於南嶽。而至止者。先余在坐。非他人。卽劉子恭人也。因思兩人之遊。不謀而合。啞然失笑。以詩見贈。余倚韻和之。曰。中

湘揮手日無語及躋攀我到君何暮君來我未還寒松
懸落日殘雪點空山采藥招同侶他年看駐顏未幾恭
人嶽遊諸草哀然成帙託尺鯉寄余山中并索數言以
弁其首或以和爲同志而屬之耶夫衡山居五嶽長位
南離離主文明生其鄉者必多英華發越三代以前邈
矣莫攷周衰三閭大夫痛念宗邦行吟澤畔所賦遠遊
一篇至今膾炙人口若於衡山穆然有深思焉嗣此而
降作者鮮聞卽司馬子長爲千秋史才浮沉湘陟九疑
於衡則文藝闕如唐相李鄴侯勲重三朝書藏萬軸築

室烟霞峯下何無佳文字流傳人間惟杜少陵韓昌黎張
燕公柳屯田劉長卿司空曙諸詩稱一時之傑構瑜不
勝收宋則考亭南軒兩先生賡倡迭和翕然振興明則
湛甘泉羅念菴王鳳洲李于鱗李崆峒尹洞山鄧元度
名公肩背相望來游矢音大開衡山生面彬彬然其極
盛與余雖三登衡峯留連經月疑與此山微有夙契然
以病廢筆研所得詩未及百首皆鄙俚不可存劉子往
還諸峯僅三日成詩六十餘首出風入雅髣髴古人余
才不逮遠甚其卓犖不群如祝融之高出天半焉其雄

偉峭拔如芙蓉紫蓋烟霞石廩之爭奇競長焉其幽思
曲折纏綿無已如潛聖妙高天台方廣之蟄叢鳥道遂
且遠焉至其或起或伏倏聚倏散更如七十二峯畢列
劉子卷上劉子卷上卽可以登眺七十二峯上拂雲日
下臨滄波所謂橫亘八百里者是耶非耶豈非唐宋明
以來數百年一大手筆乎誦其詩思其人益信屈宋之
鄉之多君子也

羅夢懷曰南嶽之勝非身歷者不能知恭人之詩非
同遊者不能評有蘊必宣無奇不剖允推燕許手筆

蘄陽劉氏保孤錄序

丁 灝

昔晉公孫杵臼與程嬰謀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
立孤難耳白日子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初竊疑焉夫
斷者不可復續殺身大事也而反易之保孤卹後人情
也而反難之及觀於古今成敗之林而知保其可保之
孤易保其不可保之孤難保其一人欲殺之之孤易保
其衆人欲殺之之孤難在趙武當日不過屠岸賈一人
意欲加害率甲冑相攻其時義士如林公憤不泯故獲
免於下宮之難至如衆口鑠金不寒而慄矧此是則彼

非勢不兩立存亡係於呼吸剪草除根之計不至盡斬其血食不止其心最毒而旣最烈若斬陽劉天棟之事非乎天棟之祖思敬代有隱德而豐於財移居江夏值癸未寇變掠其子漢胄與之俱西由蜀而黔而滇最後至緬甸其所遭不可謂不慘矣漢胄娶蜀嬭程生子天棟歲乙未始自緬而旋滇子甫三齡而妻復死不可謂不厄矣幸遇故人李友成相依異土漢胄病篤以遺孤託友成且命子以祖名告子以私寤不可謂不確矣觀察李公嵩岑仕滇懸書咨訪李友成遂出遺孤以應不

可謂不巧矣及歸斬陽故里思敬見孫如見其子骨肉天涯破鏡重圓卽古今載記未有如是之奇且怪者一時稱爲盛事通國述爲美談更何耳何日之可掩乎天棟歸五載旣冠且婚且入泮而思敬始卒無可疑議乃未幾而田其田廬其廬以天棟爲詐僞以叔母胡爲侍妾嬭年許訟無了無休藉非天道好還諸當事公明則劉氏一塊肉其不膏於漢鼎等几上者幾何矣迨事久論定冤雪覆盆爲鬼爲蜮之羣奸一旦和盤託出而思敬之宗祀無恙漢胄之羈覓亦安天棟之踪跡愈明卽

李觀察及李友成一片苦心與韓厥嬰白何異此宗公案豈非宇內一大快事乎雖然思敬之宗祀幾絕思敬之多金有以致之也向使思敬終窶且貧方天棟之歸不獨思敬見之而喜處之而安卽劉漢鼎漢任漢祥漢嗣諸人亦自幸子姓之來歸又何必窮思極計欲殺之而後已哉此宣聖覽大易於負且乘致寇至而繫之曰慢藏誨盜洵有以夫洵有以夫

賈秋濤曰先是余欲構此題亦思及白嬰事而未竟其說今讀先生文痛快淋漓實獲我心不覺鼓掌

送兩廣吳大司馬還朝序

丁灝

康熙辛未兩粵總制吳公以任滿還京師粵之紳士軍氓攀轅不得行復跋涉數千里至楚至皖至維揚公再三慰勞之不忍去武林丁某習聞公行誼政績奮袂颺言而告之曰逃矣粵土之人亦知天所以生公意乎曩丙辰冬僕以儒生仗策從戎受知閩大司馬幕府維時仙霞甫闢自浦城至三山僅一綫可達餘郡縣遭寇蹂躪後瘡痍遍野且鶡音初革鷹眼未化兜鍪千百成群無糗糧充斥剽掠於道

康親王大將軍時駐省。元戎大僚雲集。丁巳春。磔叛帥趙得勝於烏龍江。遂下興化泉漳三城。鄭經退守海島。僞首吳淑久踞汀邵。亦稍却。然山陬海澨。在在皆伏戎。而僞藩朱統錫爲尤甚。稱戈竊據。邵武建昌兩界間。山林幽邃。蟻聚蠶屯。

天子臨軒。疇咨岳牧。以錫山令吳公賢。欽哉汝往陳閩。臬公拜。

命星馳入關。念閩人之從逆。不過懾於威迫於勢耳。下車政務寬大。凡未經恢復。昧爽以前。事槩勿問。閩人歡聲。

若雷。公復念欲植嘉禾。先除稂莠。於是請於王。率副戎郭奇田萬侯。誓師樵川。披榛莽。踐險隘。誘降僞藩腹將爲向導。深入其阻。討平之。

溫綸嘉公勲。晉秩閩大中丞。公內撫殘黎。外安反側。招韓大任於長汀。擊蔡寅於天寶。咸有力焉。公更念鄭經祖孫三世負嵎梗化。此害一日不除。東南半壁。一日無寧。宇密上劄。撫機宜數事。

制曰。可。卒收澎湖臺灣之功。降其衆。平其巢。冊府以聞。陟公尚書。節度粵東西。夫粵亦非無事之區也。五羊

數郡民稍淳。然向困於強藩。征求無藝。室廬如罄。且濱大海。鹽販出沒爲盜。粵西民猺雜居。加以交趾實徧處。此俱耽耽虎視。公命將出師。擒賊渠於海上。散脅從無株蔓。邊陲始安。庾嶺南北河道。崔特時逞。公申嚴紀律。刀斗日夜相聞。往來商旅。迄今賴之。至於興教化。振士風。卹流離。闢荒蕪。憐人才。敦宗族。公自令於吳陳臬闈。撫於閩。節制於粵。前後二十餘年。歷仕三省。率以爲常。未聞渝始終分畛域也。夫天之生才。各不相賜。深於仁厚者。未必兼夫勇斷。明乎法律者。未必察夫兵戎。惟公

肆應咸宜。方圓並畫。蓋其生平每以報

國安民。自任而實本之。以學積之。以誠運之。以識決之。以剛故能。歟。歷多方所至。奏功然。所以成之者。天也。是以令錫山七載。化行俗美。幾至道不拾遺。不啻仲氏之宰。蒲文翁之治蜀也。其臬撫閩越。蘇冤獄。平僭亂。不啻崔廣畧之按鄂州。裴中立之定淮西也。其節制兩粵。綱舉目張。小廉大法。咸畏威而懷德。不啻韓魏公之鎮西夏。范文正之撫河東也。今日者。

九重眷念老成。忠勤素著。暫

賜櫛沐還朝。東山之駕不日而起。天既不徒爲粵省一隅。生公又豈爲粵省一隅留公生之而未盡其用。度非天之意。卽非

當宁之意。佇見入秉中樞。更有以大展其經綸。以衣被萬彙。將爲三省賀。并爲天下賀也。粵之紳士軍氓咸再拜稽首曰。有是哉。我公之歸。猶夫袞衣之未歸矣。僕敬以習聞公者。還以慰粵人之情。而爲之序。

王山史曰。總制吳公勲名蓋世。纍楮似不能盡。劈口擒定一天字。然後將公政績歷落敘次如一串驪珠。

無非精光異采

戴務旃曰。投贈之章。非諛卽泛。此文臚列周詳。無一溢美。至運筆之靈秀。又其餘伎。

皖江遊草序

丁 灝

毘陵蔣子玉淵。思緒雲騫。辭鋒景煥。以勾吳而久於熊
楚。其遊屐所經。弔古流連。登臨贈答。輒多吟咏。遠近之
人。爭相疏鈔傳誦。不啻寸珠拱璧然。以其詩與或不盡
以其詩與。卽余十年以來。三客於楚。每至必訪玉淵。斗
酒論文。班荆累日而後快。玉淵亦若企足而望予者。是
余之服膺玉淵與玉淵之知余良自有在。寧僅篇什倡
和間耶。夫諸侯之不揖客久矣。况方城漢水。維楚有材。
玉淵浮家其間。據烏皮。挾鉛槧。而此邦賢士大夫以及

四方君子至止。懷瑜握瑾。各抱所長。往往喜玉淵爲之
論定。蓋玉淵學邃而養深。豪懷逸致。俯視一世。自少壯
至今。執牛耳於騷壇者。已五十餘年。疇昔聲滿都下。王
公鉅卿。束帛加璧。以迎。每麾而去之。邇來年愈高。氣愈
平。心愈下。無矜驕之習。鮮谿刻之情。故其於詩也。如水
融。如雪淨。瀟洒之中。饒有雋永之味。天機燦爛。變化曲
折。莫可測其端倪。朱异不廉。兼收並有。古風近體。伸紙
疾書。從旁睨之。初若不假思索者。左太冲十年成賦。又
何其大相懸絕也。今試讀其皖江遊草。有一斧痕墨跡。
乎。有一矜情浮氣乎。余曰噫。嘻。否。否。此其所謂玉淵之
詩也哉。

錢宮聲先生曰。行文之妙。猶御馬也。始焉按轡徐行。
以養其局。旣而一往馳驟。以暢其機。終焉磬控擒勒。
以足其神。心閒手敏。如組如琴。可於筆墨間遇之。
何左車曰。詩以人重。想見玉淵本領。此昔人讀荆公
集。不禁有遺憾也。筆機圓轉。栩栩動人。

與彭雲客先生書

丁 灝

嚮者銀鹿至辱以令嗣翰撰君佳什及聯句見賜穎思
出人意表忭與忤俱復閱手翰知先生舟過禾川憩陳
幾亭先生故宅晤子淑伯仲得性理諸解暨彙旃高公
遺書種種秘笈傾篋載歸不覺如貧兒之驟富從此鍵
戶不出一意精研鶯湖鹿洞一觚僕聞之輒然喜懼然
起曰異哉先生之好學也夫幾亭爲先伯祖大司空清
惠公館甥公師事龍溪宜其學有淵源且學問之道如
登高然始焉望洋於迷津徘徊於岐路旣而升丘阜則

丘阜以下城郭山林一切俯眎矣。進而陟崇岡踰高陵。則岡陵以下城郭山林一切俯眎矣。再進而躋岱宗跨西華周覽太虛恍焉豁焉。凡日月之所以經行星躔之所以布列烟霞之所以舒卷黃輿之所以起伏流峙之所以融結鮮不在吾眉睫間。不知有岡陵何况丘阜不知有丘阜何况城郭山林當此時心可得而喻口不可得而宣以視向之望洋於迷津徘徊於岐路者其淺深又何如耶。僕於甲辰秋偕家方荀晤先生於長安旅舍歲月荏苒迄今廿餘稔矣。其時先生以名進士謁選銓

司自是英華發越與語浹旬止期爲龔黃一流人物。迨先生分符花縣簿書期會僕以踈懶未通文問於左右。越數年聞先生薑桂之性不容於時遂掛冠歸里而令嗣君已登高第。已未冬晤先生於金閭。湛若木雞非復少年勃發之氣。庚申再晤余才益劣而先生之學益純。先生之言曰。余幼好黃老閱歷其中者十年。繼好浮屠。閱歷其中者亦十年。旋以仕路升沉玩時愒日。今老矣。知所好矣。方悟黃老浮屠說奇說妙不過六經之糟粕。吾儒學庸一編。迺千聖之精微。直從此處實地做起。覺

曩時無限居諸無限精神皆浪擲也。僕深爲服膺。蓋先生之學累年而一變。其中層纒曲折由勉之安。經所謂丘阜者幾何。所謂岡陵者幾何。所謂岱宗西華者又幾何。握別以來更不知幾何。閱歷得之於心。不妨授之於簡。幸慰故人。不以僕爲至愚極陋而賜之教。道里無多。竊跂予以望之。

顧懿樸先生曰。雲客先生恬淡寡友。潛心理學。最菴久與之遊。往來印證。非尋常縞帶交也。至清言如綺。不墮狐禪。足嗣橫渠一席。

與魏和公書

丁 灝

吾儒少處蓬華。非不卓然欲立有千秋自命之志。及其歷騁四方。所值公卿將相。或落落而寡遇。卽遇矣。用之而不盡其長。爵之而不稱其職。王孫芳草。美人遲暮。不得不藉佳山水以排遣其心。胃鬱勃無聊之氣。若是乎遊之不可已哉。然以盤谷之窈而深。繚而曲。使無昌黎手筆。點綴烟霞。標題名勝。匪特李武寧歸隱之遺事。不傳。兼且令丘壑荒涼。山林削色。又烏覩所謂盤谷之勝乎。則地不能爲人重。人不能爲地重。惟文能使人與地。

俱重也。僕與易堂諸君子訂交非一日。且獲侍先生昆仲。亦非一日矣。自乙巳晤善伯先生於都門。家泰巖太史座上。已未與申。疊晤冰叔先生於金陵。於昌亭。曾爲僕烟雨樓倡和詩題跋。及僕有秋江獨釣圖。冰叔先生面許作記。雖病中猶與吾友曾子青。藜言之。惜乎冰叔先生遽棄世。僕不幸不獲受讀其文也。惟先生韻叶填。箎吟聯花萼。且抱道自高。揚嘉邈之風。高不仕之節。金精數峯。直同箕穎。西山鼎峙。千古僕遙企德。輝飲食。縹聲氣之應求。豈復山川可阻。道路有間乎。况家雁水觀。

察素附箴規。載諸問山文集。先生豈靳如椽。不爲山澤之癯。一飾鄙陋耶。僕於丁卯夏。浮瀟湘。陟衡嶽。同人謬爲詩歌以導其行。不有作者。雖美不彰。惟與先生慨然。賜序光之棗梨。使天下後世讀先生之文。斯知有丁生之遊。昔不能得之於其兄。今幸得之於先生。此段佳話。應與李武寧盤谷等高文典則允矣。衡峯齊高湘江並永矣。曾子青藜向與僕同客李大中丞幕。氣誼最洽。何意客死京華。山陽之感無已。頃過其吳門別業。哭之而慟。不識虔中宅眷。及運旃諸嗣君。近無恙否。念切念切。

任待庵先生曰。虛懷願教。淳古可風。不僅服其筆力。道勁過人。徐蘂菴曰。氣韻通古。殆寢食於八大家。而後出之。勗菴與余素心。晨夕每構詩文。同人爲之擊節。讀此已見一斑。

成衣趙孝子傳

丁灝

古今傳孝子者多矣。未聞著其人。更著其業者。孝子而以業著。則必其不自爲。藝業可知也。必其才可以不爲。藝業而其心有不忍。不爲。藝業可知也。趙孝子名弘勳。家舊京。世爲御史掾。改革初。孝子父起粥。負氣多崖岸。目擊鼎遷社屋之際。一望蕩然。時已至此矣。遂不復干進取。維時諸掾俱易爲臬掾。趙君曰。臬掾雖尊。得所直。不免爲貪。成衣雖賤。以餬予口。得所直。不失爲廉。吾寧爲賤。厥嗣三。孝子其長也。看字疎秀。夙慧異人。六歲就

傳於塾過目輒成誦。一日旁聽塾師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書義。孝子掩書垂涕曰。吾父非爲成衣者也。今業已爲之。父習藝而子習儒。違父志也。違父者不祥。吾寧爲藝。遂辭塾師歸。然心靈而手敏。所成業每捷於他傭。得餘暇則仍從塾師聽講四子五經。如是者十餘年。無倦心。遇有所得欣然忘寢食。同舍生姍笑之。我輩孜孜矻矻將有事於場屋。爲飛黃騰達計耳。而所業者藝也。需此何爲。孝子磬折立。徐應之曰。不然。孔顏之道未墜於地。無異道亦無異人。顧力行何如耳。孝子雖未嘗呻

吟章句。而一言一動一進一退。必以聖賢爲規。終日無疾言遽色。學道之氣已形於骨。守人望之恂恂然。儒者非其私。睨不復知其爲業藝者也。其父趙君性復奇癖。而好嫚罵。自晨至昏。喃喃不絕於口。人皆不堪。或與抵牾。或避去。益刺刺不休。孝子一以和氣婉容承之。退謂所私絕無怨尤。大儒趙客菴先生。孝子之伯父也。深心理學。杜門著書。闢大問堂於雞鳴山陽。以來四方學者。孝子每進而請益焉。醴泉有源。蓋有所自云。

論曰。昔趙至年十二。從師受學。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

泣自傷不能致榮養使父老不免勤苦君家何多孝子哉又嘗讀梁史華寶年八歲父戍長安臨別曰須我還爲汝上頭及長安陷沒寶年至七十不婚不冠或問之輒號痛彌日不忍答夫孝庸德也惟躬行實踐者始稱不匱末世章甫縫掖之士馳騫虛名而鮮實行若孝子者雖謂與曾閔之徒爭烈可也

歐陽漢倬曰庸庸流俗非其人實負奇行不傳卽曰有之亦孰有能傳之者先生形容摹擬似虎頭道子在其筆端無非風世之苦心闡幽之隱念能不佩服

義僕傳

丁灝

義僕者何鄭惠也惠已非僕矣謂之義僕者何原其始而僕之也惠本陶姓廼江乘之南鄙人稽其初逮事左金吾鄭公僅六歲端謹樸誠形於面貌公愛之繼事立如公三傳而至玉辰公凡歷年六十有九始終以醇謹聞惠生平寡言笑絕機械人視之訥然如不出口及其襄家政排紛難雖賢達無以過焉處家未明而與夜分始寢凡駿奔掃除之職內外酬應之勞必躬必先縱後進多人而絕無旁委居有頃以祖遺得分貲贖其身主

翁念其積勞殫瘁不之吝焚券以歸之。鼎革初。悉罷前朝世祿。惠轉思王家時適當清謐。忍爲我後之不恤乎。長跪以請曰。老臣筋骨未衰。願少畱。由是益勉力。仔肩。以身居作。得所值。卽升斗之微。不以私已。以此孑然無長物。主翁喜鄉居。每令惠居守。或令惠上下。餽問。往還百里許。日再返。無怨言。隣里族鄰以事屬之。蹈湯火。不廢命。有託以錢鏹者。雖多歷歲時。封貫如故。終無羨心。而染指焉。自壯至老。誓不娶。主翁亦再四不能強。蓋志不欲以鬻身之名。貽之子若孫也。從幼目不識書。聞有吟誦聲。輒倚戶而聽。聽且喜。遇少年英俊。卽勉其奮志。母徙業人。以此益奇之。素不信釋老言。年七十有六。老病濱危。始歸根清淨云。

論曰。余常讀漢史。至季布李善諸列傳。竊嘆此中不。乏奇行也。惠爲余內戚。紀綱知其生平最詳。若輩未。讀書寡聞道。廼歷事四世。終始一揆。以視士君子。儻。爵析圭而大節無聞者。可不謂義乎。

孫豹人曰。亦簡古。亦蒼老。得力於公穀。而秀宥過之。

瀟湘八景詩跋

丁 灝

楚潭本熊繹之舊封。星沙附翼軫之躔次。天闔白浪春帆影落湘雲岸。對青山曉院光搖嶽樹。洞陽峯北丹井猶存。道鄉臺西穹碑未剝。文明代起。屈賈遐舉於前標。理學源流。朱張嗣徽於近季。良由地從人著。豈因境逐時移。三戶之遺蹟。若何八景之由來。已久高賢韻士。動登高作賦之思。遷客征人。切去國懷鄉之感。不有佳詠。幾負芳辰。永興何子天甦。詞壇名宿。鹽官查子聲山。竹箭异材。浙介東西。夙締粉榆之好。年忘少長。蚤孚韓孟。

之。交。來。遊。矢。音。擅。風。率。於。雲。夢。憑。臨。弔。古。續。雅。韻。於。離。
騷。大。曆。雙。英。揮。出。驪。珠。萬。斛。永。明。二。俊。裁。成。鮫。綺。千。端。
雲。海。盪。其。心。胸。山。花。欲。放。月。露。飽。夫。毫。素。江。鳥。頻。啼。各。
闢。杼。機。共。臻。高。妙。彼。都。人。士。既。已。戶。咏。而。家。賡。凡。我。應。
求。自。合。倡。予。而。和。女。

林鹿菴曰。風流蘊藉。玉樹婆娑。吾鄉名雋。雖如壬林。
應讓敬禮獨步。

古文析義跋

丁 灝

憶昔己亥庚子間。從先君遊於兩江幕府。卽知有晉安
林西仲先生。司李新都。品高行潔。治獄多平反。九載擢
上考去官。其時第以循良目之。不聞其以學術顯也。及
康熙丙辰。余復巾車入閩。留滯三山。先生方杜門里中。
著述克棟。亟欲一造其廬。窺探鴻秘。會當軍興。旁午日
事戎旃。有懷靡及。旣而道第稍除。先生隨携琴劍。北出
霞關。僑居武林。二三年來。余頗得以奉教焉。篋中故所
詮解書甚多。茲有古文析義之刻。夫文義之不彰也。久

矣。聖經賢傳如日麗中天。自諸子百家人各異說。邇年流弊滋深。偏見小慧。自詡通儒。藝語卮詞。輒災梨棗。甚且欺世盜名。矜羣惑類。幾何而不畀以祖龍一炬也。夫幼學於四子六經外。莫切於古文。原於坊賈射利。剽竊評林。漸至訛以傳訛。伊於胡底。先生憫幼學之鮮宗。自任釐訂。其言不患不知古人之書。但患不知古人之讀。此誠千古確論也。至於研思殫慮。字字錘鑪。每文一篇。先指示通章逐段大局。次詳釋句讀字義精微。從前訓詁窠臼。洗滌一空。究心有年。始以問世。閱發凡諸。則思

已過半矣。况其虛襟善納。凡良朋萃止。遊屐偶經。必再三諮訪。遇有所得。識其姓氏。其不没人善。又如此。今而後知先生進而在位。則期致主澤民。退而在田。則為著書立說。要皆以真實心行之。不肯一事輕易放過也。世之學者。能以古人之心為心。勿效今人之讀為讀。於先生一片汲引苦心。庶幾無負乎。

劉訓夫先生曰。頓挫入古音節。俱亮絕。是廬陵筆意。倪箕三曰。眼大如箕。心細似髮。高老之極。亦復雋永。其韓歐之後身歟。林西仲家表數年研究。得先生而

益彰。豈不信然。

花汀漁隱。野服簪冠。持竿手中。艤舟江上。蒹葭如雪。風起忽露。青山芙蓉。若城與到。時傾白墮。傍几有筆床茶竈。莞爾嘯歌。滿船皆夔圖書。陶然討論。魚邨蟬舍。際好景以棲遲。鷗友鳧朋。當晴川而倡和。聽江濤之浩蕩。滌我心胸。望月皎以倘佯。謝他羈勒。志和放艇。雖乏樵青。惠子觀魚。豈殊濠濮。氣象每分朝暮。山雨忽來。情景適異。晦明江雲。初布清歌。款乃發爽。籟之天機。長笛悠揚。醒牢騷之旅。感風波十二。猶差勝於風塵。金管兩頭。

秋江獨釣圖徵言引

丁灝

更何美。夫金谷淳龐可復。人則羲皇。渾樸未雕。風仍太古。伏與鴻章之錫。式增石隱之光。

錢武子曰。西塞山邊。富春灘畔。宛然一幅高士圖。雖使雲林着筆。不能過也。

程穆倩曰。灑灑落落。情景天然。無撫拾冗繁之習。

漢宮春琴譜題辭

丁灝

維暮之春。晴原明媚。萬花舒英。以凝望羣鳥遷谷。而轉音。余適命藍輿出郭門。訪權使者於北闕公署。因偶憩。韓如唐生齋中。知其爲里之韻士也。家貧性喜客。工翰墨。遊息之暇。時取古琴拂徽。一再鼓。悠然自遠。余傾聽之。不禁燥心漸平。參心頓釋也。旣而生復。以所輯漢宮春一曲質余。安排指畫。條理井然。如建章之萬戶千門也。甘泉之陽。曜陰藏也。辨別輕重。結構自然。如駁娑之銖。稱寸量。高光之彷彿。切利也。其按韻考聲。一徽一呂。

靡不中節。如公孫之宣曲。朱絃玉床。八能奏合。天之響。循聲寫志。一宮一商。惟其所擬。如神女之落霞。清河春。波雙鶻。散發日之香。至夫以閔敏之手。而抒和平之情。每一落。指覺上林花發。喘擘紛葩。翦擢秀熙熙乎。三十六宮。太和元氣。網緼旁薄。滿於宇宙。間而猶有何燥之不平。何參之不釋也哉。嗟乎。技至此。真不啻陽春寡和。惜余非子期。無能嘆異。耶。題此以俟世之知音者。

羅魯峯曰。婉麗精切。此李供奉清平調也。當坐以七寶牀。調大官羹進之。

禹用霖字說

丁灝

康熙丙寅夏閏四月。余將溯江西上。偶憩漁丘。信宿於城西禹治明邸舍。時治明一子。方五齡。岐嶷穎慧。殊有天上石磨之目。次季將出就外傳。因以命名之。舉屬之余。余曰。天生英俊。將以有用於世也。非徒自善而已。才勝一鄉者。見用於一鄉。才勝一國者。見用於一國。才勝天下者。見用於天下。甚且民爲吾胞。物爲吾與。化育爲吾贊。天地爲吾參。又豈僅一伎一長。一官一曲。沾沾自喜。苟能是是。亦足哉。余來漁丘之初。適大江南北。經月。

無雨千里赤地。桔槔相接。苗針枯槁。不能耘。三農相聚。歛歛愁歎之聲不絕。既而密雲四布。石燕羣飛。江豚吹浪。丁丑微雨。癸未大雨。卽長至前一日也。萬夫荷鍤。歡呼動天。信乎霖雨之功所及者遠且大矣。高宗之美。傅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余因錫其名曰用霖。字以傅臣。此子他日成立。顧名思義。必自審曰。上天生我。何意我之所以報荅者。何功應世者。何具則。飭躬勵行。正己正人。以求副乎家國天下之望。并無負余今日之言。用霖勉乎哉。

錢獻侯曰。人皆可爲堯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就纖小題。發揮許大議論。然實係至理。在解人自得之。



